

三高一拍

故事精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前 言

“说话”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大概连三四岁的小朋友都知道。可是，“说话”在古代还是一门艺术，这大概就是三四十岁的大朋友，也不一定人人都知道吧？

“话”，在古代就是“故事”的意思；“说话”，那就是讲故事。不过，这故事可不是在家里，由爷爷奶奶讲给小孙儿听的，而是在大都市的热闹地段，围出一个大场子，就像现在的剧场一样，由有讲故事专长的民间艺人讲，听故事的也大多是大人。这种风气，大约唐朝时就有了，到了宋朝，“说话”这门艺术更加繁荣，艺人们有的讲历史故事、有的讲神仙鬼怪、有的讲笑话、有的讲打斗厮杀，剧场里天天热闹非凡，艺人讲得有声有色，听客们听得又是笑又是骂，一会儿皱眉叹气、一会儿大声叫好，全都入了迷。那时，不少人每天都要去听“说话”。

艺人们在讲故事前，都要准备一个故事底本，

叫做“话本”；等到登台“说话”时，他们就根据“话本”作临场发挥。因为“说话”时用的是口语，所以“话本”也是用口语写的，它通俗、浅显、生动、活泼，比起那些文人士大夫写的死板板、文绉绉的古文古诗来，它要有趣得多，更接近生活现实，更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虽然大多数满口“之乎者也”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话本”，嫌它土气、俗气，但也有少数有见识的读书人，发现“话本”更有生命力，比那些死文章更容易流传到后世。于是，他们就模拟着话本的样子，写起了通俗小说，这种小说，今天就称为“拟话本”。

到了三四百年前的明朝末年，出了一个毕生热爱通俗文学的读书人，名叫冯梦龙，他搜集了大量的话本、拟话本，其中有宋朝、元朝的，更多的是明朝人自己写的。冯梦龙从中选出他认为是优秀的作品，作了整理、加工，编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集，每集四十篇小说，总共一百二十篇，印出来给大家看。这三个集子还有一个总称，叫做《古今小说》，现代人因为三个集名都有一个“言”字，所以又称它们为“三言”。

和冯梦龙同时代的另一个读书人凌濛初，也改编、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

个拟话本小说集，共七十多篇，合称“二拍”。“二拍”在思想艺术成就上都不及“三言”，但也有不少优秀作品，因此，后人常常在谈到明代的通俗小说时把冯梦龙、凌濛初的名字一起举出，并把他们的集子合称为“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中的故事，多数是以下层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欺凌的人为主角，描写他们的生活、追求、反抗。许多作品的主题是歌颂、赞美爱情、友谊，揭露奸臣贪官的暴行，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些小说合起来，大致上可以让我们看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了解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三言二拍”的艺术成就也非常高，它的描写细致、生动、传神，虽然是几百年前的故事，却让人读来好像故事就发生在身边，可以感受到人物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可以这么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典范，而“三言二拍”就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它们都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将永远放射着绚丽的光彩。

目 录

一	陈御史智判金钗案	(1)
二	羊角哀舍命报知己	(15)
三	吴保安弃家赎友	(22)
四	裴晋公义还原配	(28)
五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36)
六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5)
七	俞伯牙摔琴报知音	(56)
八	吕大郎行善保全家	(63)
九	李白醉写吓蛮书	(73)
十	钝秀才苦尽甘来	(83)
十一	唐解元化名点秋香	(91)
十二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100)
十三	王娇鸾百年长恨	(112)
十四	两知县齐心助孤女	(121)
十五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28)
十六	灌园叟爱花逢仙女	(135)
十七	钱秀才代兄相亲	(147)
十八	卢秀才高傲遭横祸	(159)
十九	李勉穷途遇侠客	(171)

二十	蔡小姐忍辱报仇·····	(183)
二十一	文若虚遇巧洞庭红·····	(193)
二十二	怀私怨恶仆告主·····	(204)
二十三	潘富翁炼丹赔金银·····	(214)
二十四	郭刺史船破变艄公·····	(223)
二十五	崔俊臣重见芙蓉画·····	(232)
二十六	守财奴到头一场空·····	(242)
二十七	十三郎五岁见天子·····	(250)
二十八	赵县君假意送黄柑·····	(259)
二十九	女秀才移花接木·····	(270)

一 陈御史智判金钗案

江西赣州石城县，有个姓鲁的人，做到“廉宪”的官，这个人为官清正，人都称他“鲁白水”。鲁廉宪同县有个姓顾的，做过“金(qiān)事”的官，两家几代要好，鲁家的儿子鲁学曾和顾家的女儿阿秀订了婚，两家都以亲家相称。

不料，过了几年，鲁廉宪和夫人相继得病去世，只剩下儿子学曾孤零零地在老家生活，家里只有几间破房子，还缺吃少穿的。

顾金事见女婿穷得不像样，就想退亲，他与夫人孟氏商量说：“鲁家一贫如洗，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女儿娶过去。不如给阿秀另选个婆家，也不误了女儿的终身。”孟氏说：“鲁家虽穷，可从小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怎么说得出退婚的事呢？”顾金事说：“我有个好办法，现在就差人去鲁家催鲁学曾准备彩礼来娶女儿，他也是个官家出身，为了面子，不好说‘没钱’两个字，可那穷鬼又实在拿不出钱，自然只能情愿退婚了。”

孟夫人把金事要退婚的事说给女儿听，阿秀伤心地说：“父亲真是欺贫爱富，不讲理。婚姻哪能只论钱财？我不答应！”孟氏说：“如今你爹爹去催鲁家完婚，他若娶不起情愿退亲的话，那你怎么办？”阿秀愤愤地说：“我活着是鲁

公子的人，死了是鲁家的鬼！爹爹如逼迫人家退亲，我情愿死！”

孟夫人见女儿态度坚决，怕她真的寻死，就想了一个法子，打算瞒着金事偷偷把鲁公子叫来，给他些银子，好叫他把阿秀娶过去。正赶上顾金事到东庄收租子去了，要几天才能回来，孟氏就与女儿商量好，把管花园的老欧叫来，叫他秘密去请鲁公子到园子后门来见。

老欧头来到鲁家，一看，那屋里确实穷得不像样，鲁公子又到他姑母家借米去了，家里只有一个烧火的白发婆婆。原来鲁学曾的这个姑母家姓梁，他姑父早死了，表哥梁尚宾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一家三口，日子还过得去。所以鲁公子常去借点吃的穿的。老欧见鲁公子不在，就对那白发婆婆说了夫人的意思，又叮嘱道：“夫人说，趁老爷这几天不在家，请鲁公子快去，有事跟他讲，叫他从后园门去。”白发婆婆觉得这事不能拖，又不好叫别人去告诉鲁公子，老欧一走，她自己就一跌一撞地去了梁家。

梁妈妈知道了这件好事，高兴得直叫侄儿快去顾家。鲁公子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只是衣服破烂，不好去见岳母，就向表哥借衣服。他这个表哥梁尚宾是个不安本分的坏蛋，听说顾家要表弟去，就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对鲁公子说：“衣服倒有，可天这么晚了，你今天去顾家不好。你想，那官家墙院不知深浅，你岳母虽有话对你说，但仆人不一定知道，万一把你当贼抓起来，岂不惹出许多麻烦。依我看，不如明天白天去吧。”鲁公子觉得有道理，就听了他的，当晚

住在姑母家。梁尚宾又对他说：“我今晚到东庄去，有事跟人家商量，不能陪你了。”说完，跑到自己屋里，换了套新衣裳，悄悄出门，径直到城里顾阿秀家去了。

再说孟夫人，当晚叫老欧开了花园后门，等候鲁公子。天刚黑，老欧就见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年轻人在园门口走来走去的。老欧问：“您是鲁公子吧？”梁尚宾连忙鞠了个躬答道：“正是。因老夫人召见，特地到这里。请您去通报。”

老园公急忙去告知老夫人，孟夫人叫管家婆请公子到内室相见。梁尚宾就跟着那婆子去了。这个梁尚宾，一来是小户人家出身，没见过顾家这种富贵豪华的样子，二来没文化，三来自觉是个假货，心里虚，所以见了孟夫人就心里发慌，说话粗俗，也不会行礼。孟夫人有些怀疑：奇怪！这个女婿怎么不像个官家的子弟。可又转念一想，人穷志短嘛，他穷得厉害，又第一次见丈母娘，难免慌乱紧张，就又可怜起他来了。

孟夫人摆上酒宴，把女儿叫来跟公子说话。这个假公子见阿秀长得这么标致，心里一阵阵发痒，恨不能在老夫人面前就亲她一口。夫人把她们母女俩的心意说了，吃过饭，就叫仆人收拾铺盖，让丫鬟们送假公子到东厢房去住。孟夫人取出八十两银子、两对银杯，还有十六件金首饰，交给女儿，说：“娘手里只有这些，你可以亲自去交给公子，做结婚的费用。”阿秀不好意思去，孟夫人又说：“你要亲自去，用夫妻之情打动他。不然，他一个穷孩子家，不懂事，自己的婚事不放在心上，若让人哄骗了，把这钱花掉，

岂不白费了做娘的一片心？”阿秀只得答应了。

半夜里，孟夫人让管家婆把小姐送到东厢房跟公子说话，吩咐说：“你送到后，只在门口等候，好叫他们说话方便。”管家婆答应了，果然只把小姐送到门口，看着小姐进去，自己守在门外。

假公子见了阿秀，说不尽的甜言蜜语，小姐也挺大方的，两个人说了半天话。阿秀把母亲给的银子和首饰递给了假公子，说出父亲要退亲的事，不觉泪流满面，假公子也装出伤心叹气的样子，假意给小姐擦泪，趁机拉住小姐亲热了一回，阿秀怕管家婆和丫鬟们听到，也不敢叫喊，只得顺从了他。

梁尚宾得了便宜后，放走阿秀，自己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天快亮了，他从床上爬起来，也不打声招呼，揣起昨晚阿秀交给的银子和许多首饰，急匆匆地从后园门溜走了。他一边走，一边美美地想：“啧啧！真便宜！白白骗了一个官家的小姐，还得了这么多银子，也没露出马脚来，真是天下最美的事！不过，表弟今天要是去顾家就不好了，我得耽误他一天两天，拖住他，等顾金事回了家，他就不敢去了。这样，我干的这事岂不干干净净，神不知鬼不觉了！”主意已定，他跑到酒店里，要了几个菜，喝了个痛快，一直到午后才回家。

再说梁妈妈见梁尚宾一夜不回，鲁学曾老是催着，她也急了，叫人到东村去找儿子，却不见他的踪影。她又到儿媳田氏的房里找儿子的衣服，田氏说，他自己的衣服自

己放着，没留下钥匙。原来田氏见丈夫整天不干好事，经常跟他生气，衣服也是自管自的。梁妈妈没办法，只能干等着。姑侄两个正等得心焦，见梁尚宾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梁妈妈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不中托的东西，你表弟在家里专等你的衣服，你却浪出去不回来了！”梁尚宾也不说话，笑嘻嘻地跑到自己屋里，把阿秀送的金银首饰藏好，才出来对表弟说：“我被些小事缠住了，耽搁了表弟一天，不要见怪。你看，今天又晚了，不如明天再去吧。”梁妈妈又骂他道：“你快把衣服拿给你表弟，让他去干正事。你管他今天明天干啥？真是个不务正业的东西！”

鲁公子羞愧地低声说：“表兄，不但要借衣服，鞋子也要借。”梁尚宾见他借鞋子，心中一喜，想正好借机会再拖他一天，就说：“倒有一双青缎子鞋，在间壁的皮匠家里上底，今晚我去催来，明天你穿上去吧。”鲁公子没法，只得又住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梁尚宾又推说头疼，睡到早饭后才起床，把衣服鞋袜给了公子。鲁公子把衣服包好，梁妈妈又给他些米、菜，让庄客送他回家，嘱咐说：“学曾，亲事说好后，也来给姑妈说声，省得挂念。”

梁尚宾把鲁公子送出大门外，说：“兄弟到顾家去要小心，谁知他们把你叫去是好意还是歹意。依我看，反正是他家请你去的，不如直接从前门进去，你若从后门去，万一顾家要暗算你，也没人知道，挺危险的。”鲁公子是个老实人，哪里知道梁尚宾这是害他，还说：“哥哥说的是，我

就从前门直接进去。”

鲁公子回到家，从头到脚细细打扮了一遍，径直来到顾家大门前。看大门的不认识他，不肯放他进去，说：“老爷到东庄去了，还没回来。”鲁公子毕竟是个官宦子弟，不慌不忙地说：“你可通报老夫人，就说鲁某在这里。”老门公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说：“老爷不在家，我不敢去乱传。”鲁公子仍然很斯文地说：“是老夫人让我来的，劳驾你去通报就是了。”

门公见他不像坏人，就进去通报。孟夫人听后，吃了一惊，心想他前天晚上来过，怎么现在又来了？忙叫管家婆把他领到正厅坐下。管家婆见了鲁公子，慌忙去告诉老夫人说：“这个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天的那个脸儿。前夜见的那个是黑黑的、胖胖的；现在的这个是白白的、瘦瘦的”。孟夫人不信，说：“哪会有这样的事？我自己去看。”

孟夫人亲自到厅上一看，果然不是前天那个。孟夫人心里七上八下，叫管家婆先出去，自己细细地问他的家事，鲁公子回答得一字不差。孟夫人前天见那假公子时，就有些怀疑，现在见这鲁公子眉清目秀，谈吐文雅，知道他才是真公子，脑子里乱成一团，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他为啥今天才来。鲁公子不好意思说等衣服，就道：“因家中有事脱不开身，所以今天才来。”

孟夫人像掉了魂似的，跑进去告诉女儿这事。阿秀听了，惊得像个泥人一样呆了半天，又慌又羞，又恼又气，想想前夜的事，银子被骗走是小事，可自己和那冒充的贼人

亲热的事却不得了。阿秀一句话也不说，心里已做下了自杀的打算。

孟夫人叫阿秀去见鲁公子，阿秀哪肯去见，只隔着个帘子叫管家婆传话给公子说：“公子不该今天才来，辜负了我们母女的一片好意。”鲁公子说他确实有急事脱不开身，阿秀又说：“三天前我还是你的人；今天你来迟了，我这里只有两只金钗、一对金钿给你作个纪念，请公子还是另选佳偶吧。”就叫管家婆把金钗钿递给公子，公子哪里明白小姐心里的苦，还以为她是后悔了，死也不肯收那金钗钿。阿秀说：“公子收下吧，不久你就会明白了。你快走吧，留在这里对你没好处！”说完就哭着进去了。

鲁公子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忽听里边乱了起来，丫鬟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叫道：“老夫人，不好了！快去救小姐！”孟夫人吓出了一身冷汗，管家婆赶紧把她扶到阿秀房里，只见阿秀已经上吊了。孟夫人哭得像泪人似的，手忙脚乱地叫人抢救，可小姐已经断了气，救不回来了。

鲁公子听到哭声，跑到阿秀房里，只见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个死小姐，顿时如万箭穿心，放声大哭。孟夫人止住泪劝道：“贤婿，这里不能久留，快请走吧，不然会连累你的。”管家婆把那两样首饰塞进鲁公子的衣袋里，扯着他走了。孟夫人一边安排阿秀入殓，一边派人去叫顾金事回来，只告诉他说阿秀不愿与鲁公子断绝关系，才自缢身死的，顾金事后悔不迭，哭了一场，安排埋葬了女儿。

再说鲁公子，失魂落魄地出了顾家，回去后又是伤心，

又想不通阿秀为啥要寻短见。第二天，他把借的衣服鞋袜给表哥送去，梁尚宾听说他来了，躲到一边睡大觉去了。鲁公子给姑妈说了顾小姐自尽的事，梁妈妈惊得差点跌倒在地上，伤心地掉了一回泪，打发侄儿吃完饭走了。

梁尚宾望见表弟回去了，来问母亲：“表弟到顾家去了吗？”梁妈妈说：“昨天去的，不知咋回事儿，那小姐只怪他去晚了，就扎脖子死了。”梁尚宾不禁失声叫道：“哎呀！可惜！这么个标致的小姐！”梁妈妈瞪起眼睛惊异地问：“你见过她？”梁尚宾一下子脸涨得通红，料想无法遮掩，只得把自己冒充公子的事说了。梁妈妈这一惊真是不小，气得顿时昏过去了。梁尚宾忙摇醒她，梁妈妈睁开眼，一把抓住儿子的头发，骂道：“你这个伤天害理的禽兽！做出这样的恶毒勾当！你的婚事亏得你舅舅帮你办成，你却坏了你表弟的姻缘，又害了顾小姐一条命！”梁妈妈不停地说着，千禽兽、万禽兽，哭骂个没完。

梁尚宾想回自己房去，妻子田氏也知道了这事，关上门不让他进，在屋里骂道：“你这个不义的小人，不久自有报应，你不得好死！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别想连累人！”梁尚宾一脚把门踢开，揪住妻子的头发就打。梁妈妈跑过来喝住儿子，田氏哭喊着要死要活，梁妈妈劝不住她，叫了顶轿子送她回娘家去了。

梁妈妈又惊又气，还怕事情败露，儿子吃官司，一病不起，不几天就死了。田氏从娘家赶来奔婆婆的丧，又被梁尚宾骂了一顿。田氏说：“你干了亏心事，气死了老娘。

若不是奔丧，我永世也不见你！你休了我吧！我宁可一辈子守寡，也不跟你这狼心狗肺的人！”梁尚宾真的写了休书交给田氏，从此二人就断绝了夫妻关系。田氏拜了婆婆的灵位，痛哭了一场，回家去了。

再说孟夫人，等女儿安葬了，心情平静了些，又回头细细地想去：给鲁公子送信儿的是老欧，把那黑胖汉子从后园领来的也是老欧，可见这个老家伙不是他与人同谋作案，也一定是他走漏了消息，被那贼人知道了来冒充。于是，她趁丈夫不在家，把老欧头叫来审问，老欧怎能说明白，夫人还以为他抵赖，喝令手下人把老欧推倒在地，重打三十板子，直打得个老园公皮开血流。

一天，顾金事有事叫老欧，见老欧躺在床上直哼哼，就问他被打的原因，老欧只得把夫人如何差他去叫鲁公子，如何把那黑胖汉子接到家，夜里与夫人小姐相会的事，一一说了。顾金事气得直吹胡子，拍案大叫道：“原来如此！”立刻坐上轿，到县里把这事告诉了知县，请求处死鲁学曾，给女儿抵命。

知县派人把鲁学曾抓到，当堂审问，鲁学曾不承认他去过后园，知县就叫老欧作证。老欧一来因为那天天黑看不清，二来顾金事交代过他该怎么说，所以一口咬定那天夜里去顾家的就是鲁学曾。知县再不怀疑，下令给鲁公子用刑，鲁公子被重刑拷打，实在受不住，只得招假供说：“孟老夫人好意把我叫去，给了金钗钿作为资助，是我当夜见阿秀长得漂亮，就起了坏心，强奸了她。第三天我又去

敲诈，致使阿秀羞愤自杀。”知县叫录下口供，把鲁公子打入死牢，把他的案卷申报给上级。一时间，这件事在石城县成了特大新闻，街谈巷议，到处传说。顾金事觉得自家出了丑，对鲁公子更加愤怒，下决心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

眼看鲁公子没有活命希望了，可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有个京城的御史官叫陈濂，奉命到江西视察，他专好分析冤案难案，常能推翻定案、死案，反过来治那些糊涂官员的罪，所以官员们听了他的名字都害怕，唯恐让陈御史查出错判的案子。在赣州视察这天，陈御史叫把各县的犯人都押来，一一重审。审到鲁学曾一案，看了口供和金钗钿后，问鲁学曾：“这金钗钿是顾小姐与你初次见面时给你的吗？”鲁公子赶忙说：“小人只去过一次。”陈御史不解地问：“那你的供词上说第三天又去顾家，这是怎么回事？”鲁公子忙说供词是假的，又把到顾家去的情况和屈打成招的过程一一向御史讲了。御史想：孟夫人特地叫他去，哪能只赠给他金钗钿？根据阿秀的口气推想，一定有人先去冒充，骗了钱又骗到了人，不然阿秀怎么会自尽呢？”

陈御史又把老欧提来审问，老欧也把具体实情讲了一遍。陈御史听罢，又问鲁公子：“你家离城多远？”公子答道：“不远，离城北门只十里。”御史拍案叫道：“鲁学曾！你说得信后三天才到顾家，这就不对了。你岳母特地叫你去，有这样的好事，离城又不远，为啥拖延了三天才去？”鲁公子慌忙说：“老爷息怒！”就把跟表哥借衣服的经过讲了一遍。御史又问：“你表哥是什么人？家住哪里？叫什么

名字？他知道你借衣服去干什么吗？”鲁学曾一一答道：“表哥叫梁尚宾，庄户人，家住城北十里的梁庄。他知道我借衣服是为了去顾家见小姐。”御史这时心中已有数了，叫众人全都退下，明天再审。第二天他叫人挂了个牌子，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暂停工作。

再说梁尚宾，听说鲁公子被县里抓去打入死囚牢里，心里倒宽了许多。一天，他听到门外喧嚷，往外一瞧，只见一个卖布的商人，头戴孝帽，身穿孝服，正在与围着他的人说话。听他说，他是南昌人，家里老父去世了，要星夜赶回，他手里有几百匹布还没卖掉，谁要是全买去，他情愿多让些价卖给他。

梁尚宾觉得这个买卖挺便宜，就和客人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价钱是一百七十两银子。梁尚宾说：“我手头银子不够，有几件金银首饰，行吗？”客人开始不肯，后来见梁尚宾真的没现银，只得说：“没办法，首饰作个公道价吧。”梁尚宾拿出一百两银子，又把首饰拿来，叫众人估价，折算成七十两，一起交给客人，自己把布搬到家里。

梁尚宾觉得这买卖大有赚头，还高兴得不得了，哪料想那个卖布的人原来是陈御史化装的。他明里说有病，停止审案，暗地里却叫中军官聂千户安排这些布匹，来到梁家门口，诱梁尚宾出来，梁尚宾还蒙在鼓里呢。回到衙门，陈御史当即填上一张逮捕证，叫聂千户把梁尚宾捉拿归案，一边通知顾金事到赣州府相会。梁尚宾被押到赣州，顾金事也到了。陈御史对顾金事说：“你女儿的案子，今天就真